



伊尔蒂斯山要塞、大炮和兵营。(摘自《青岛旧影》)

湛山寺，堪称中国最年轻的佛教名刹。1931年，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叶恭绰和佛学家周叔迦等人在青岛避暑，见道教盛行而佛寺罕见，便商议在青岛建一座寺庙，得到时任市长的支持和赞助。

一年之后的1932年，叶恭绰就在上海请虚法师到青岛主持建寺事宜。1934年，湛山寺开始动工兴建，1945年全部竣工，而湛山寺也是中国最后一座佛教名刹，又由于湛山寺修建年代距离当下最近，也可以说是中国最年轻的佛教名刹。

在湛山寺全部竣工以前，1937年，湛山寺邀请弘一法师来到青岛。弘一法师原名李叔同，是中国著名的音乐家、美术教育家、书法家、戏剧活动家，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。他的名作《送别》至今仍在传唱。

据文史专家鲁海先生称，在青岛，弘一法师依然穿着百衲僧衣，只吃素菜，豆腐也不吃。除讲课以外，独处一室，杜门谢客，非静坐即拜佛。达官贵人一律吃了闭门羹。时任市长沈鸿烈在青岛著名的素菜饭店菜根香设宴邀请，都遭到谢绝，弘一还写有一偈：

昨日曾将今日期，出门倚仗又思惟。

为僧只合居山谷，国士筵中甚不宜。

按照计划，弘一法师讲完“律”，决定离开青岛。临行前，他赠送给梦参法师一部厚厚的《华严经净行品》，幅末有跋：“居湛山半载，梦参法师为护法，特写此品报之。晚晴老人。”之后，部分湛山寺学僧随

弘一乘船去上海，又一起去了厦门万石莲寺。1942年，弘一大师圆寂前，自书“悲欣交集”四字，时年63岁。

湛山寺的标志建筑是八角七级砖塔，耸立云表。寺院南对黄海，东、西、北三面，浮山、湛山、太平山并列，烟岚变幻，海阔天空。“青岛十景”之一“湛山清梵”便来源于此。钟鼓禅音，留住了许多清静过往。此刻，静听清音，心如莲花。

在植物园内继续拾级而上，人生花开的陌上，清凉如水。青苔石径，悄然抹去了行人的脚印。

一路溪水潺潺，清澈见底，伸手触底，那股清凉，沁入心脾。长亭处，有悠扬的乐声，是长者对岁月的雕刻。岩石园，在向游客展示地质的魅力。

植物园形成的时间并不长，始建于1976年，占地面积1500亩，园内有较高观赏价值的各类花木共1000多个品种，其中草本植物400余种，木本植物600余种，是以林木花卉等观赏植物为主的集科研科普、花木培育及观赏游览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景观。出了植物园顺太平路而下，进入一条幽深的小路，木质台阶引领游人向水声前行，就抵达了榉林公园，因园内榉树成片，郁郁葱葱而得名。公园建有亭、阁和一组花岗岩“大象”雕塑，人工湖、母子像、走廊、榉林乐园等设施，都记录着这座1986年建成的公园，30余年的时光。



炮台旧址。半岛全媒体记者 张文艳 摄

硝烟旧迹

乱红翠绿间的伤痕

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，沿太平山路，上一条岔路，寻觅炮台旧迹。一路聆听鸟儿清脆的叫声，心情舒畅。但当看到太平山北炮台及东炮台旧址时，一种莫名的凝重油然而起。

山林再茂密，也掩盖不住这一道道侵略者遗留下来的裂痕。

此刻，半岛全媒体记者已然能够体会到苏雪林当年的震惊和遗憾。初见旧址，苏雪林很是诧异：“忽见某处石墙上有一圆形的窟窿，说是排水道的出口，太大；说是窗子，又太小，竟不知它有何用途。一路寻觅过去，同样的窟窿竟有六七处，不过高下落差，向背也复不同，并有浓密的花木掩蔽，不留心搜求，是不容易发现的。”问学工程的丈夫，他告诉她，这是炮台，“每一窟窿，从前都有炮口伸出。这座太平山四面都对着大海，所以德国人要在山顶建设防御工事。不止太平山一处，青岛市内的几座小山如贮水山、青岛山、团岛、湛山、鱼山、芙蓉山，凡地势略高，可以俯瞰海面的，没有一处没有战垒的建筑”。

听到这里，苏雪林惊呆了。“我好像从仙界都一跤跌于凡浊的尘世，不，比尘世还等而下之，竟一跤跌落于修罗狱。眼前亭亭直上的刺柏，变成了一座刀山，劲直的剑兰，变成了阴森的剑树。红得像美人酡颜的玫瑰花、大理菊之类，又成了铁床油鼎间乱喷出来的火焰。林间好鸟的娇啼，不再悠扬悦耳，听去却好像狱底受罪者的宛转呻吟”。德国侵略者将大好的园亭作为炮台伪饰，“更忍心于乱红翠绿间，埋藏着这么深险的杀机”，这让苏雪林感到心底加深了一层憎恶：“我不愿在太平山顶再作片刻的停留了！”

一次次的侵略和战争，让山上的这份宁静显得愈加珍贵。

前面提到，太平山原名伊尔蒂斯山，是为了纪念一艘4个月前在黄海因风暴沉没的德国兵舰，进而，一座兵营也因此命名。防务工事在山上兴建完成后，盘踞在山头十几年的时间。伊尔蒂斯山要塞里安置了6门12厘米的大炮，其中两门是在1871年普法战争中

从法国人手中缴获的战利品。另有4门28厘米口径迫击炮安置于炮兵营的两侧，直接对准要塞后方。日德战争爆发后，“敌人的炮兵对伊尔蒂斯兵营发起了猛烈的轰炸。有人数了一下，大约在这个地势低平的军事要塞上落下了约70枚大当量的炮弹。在这当中，仅有14枚，还有一种说法是仅有7枚，准确命中了目标。其余的巨型铁疙瘩大多数都坠落在了海里，激起齐房高的水柱。混凝土建造的掩体经受住了敌人的狂轰滥炸，没有造成我们将士的任何伤亡。只有一门火炮被泥土掩埋，另有两名炮兵被炮弹掀起的气浪震得失聪”，传教士和士谦在他的日记中如是写道。

战争结束，德军投降，日本军队进入要塞后发现，眼前已是一片废墟残骸，德军已经自行炸毁剩下的大炮，4门迫击炮只有扭曲一团的铁条和破碎的零件。

站在旧址旁，炮台已经拆毁，只剩下四个石墩，供游客凭吊。此处旧迹，是对游客的警示。

在青岛市档案馆，半岛全媒体记者查阅到，早在1940年日本第二次侵略青岛期间，日本人竹原宝瑞曾打算在太平山上建造一座宝塔，并多次提交建塔申请。后来，没有史料表明这座塔在太平山上建成。

查阅旧报，1940年4月15日《青岛新民报》刊登了一篇《太平山纪游》的文章，作者与友人登太平山，在炮台旧迹上俯瞰青岛，道路、车辆、体育场、大海、燕儿岛一目了然。虽然作者的描述功底并不高明，但在71年前，他所见到的一切与今日我们所见并无二致。

当年，苏雪林与丈夫踞坐峰顶，享受过恬静的二人世界。

青岛市万瓦鳞次，衢道纵横，远处碧澄澄的大海映在夕阳光中，好像是睡着了，不涌半点波澜，若非水面上上下回翔的白鸥，我也要错认是悬挂龙宫里的图画——一幅出于仙笔的“海山落日图”。“我们享受天风，衣袖飘举，颇有轩轩霞举之想”。

时空流转，沿苏雪林的脚步，再登太平山，空气弥漫着花草的清香，柔和，舒适，不愧“城市之肺”的美喻，近百年未熄……